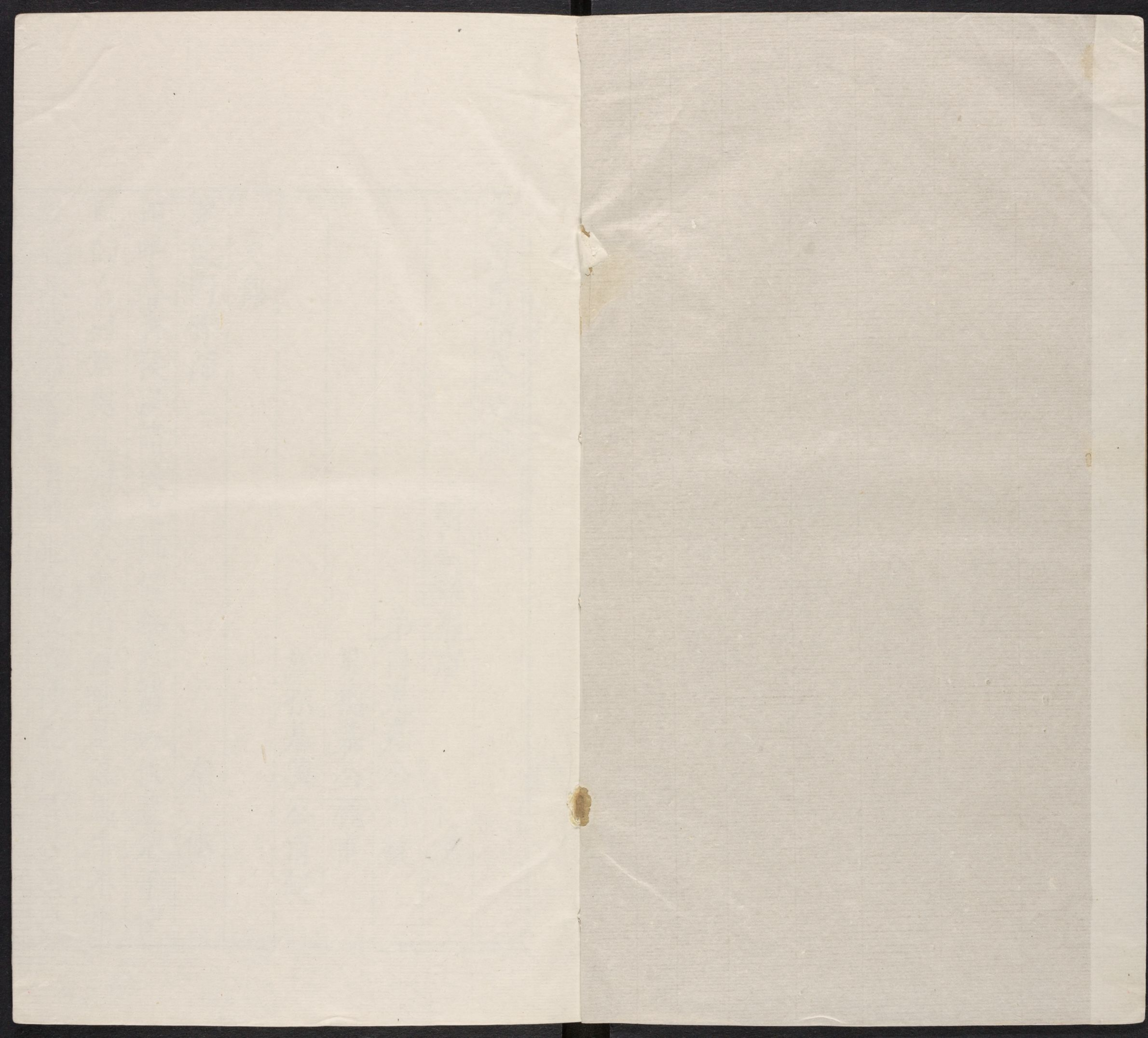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31 1940

4

75238.07/2239

文府滑稽



文府滑稽卷之四

明永谿鄒迪

下選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弟同光彥公甫校

男德基公履甫

姪振基與公甫輯

文部

楚使對齊師

左傳

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
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
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

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
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
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
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
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
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
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
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
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
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如

君若以德綏諸

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杜

漢水以爲

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陰飴甥對秦伯

左傳

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
對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
立圍也曰必報讐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
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
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憾謂之不免君子恕以
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
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
服者懷德貳者懷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
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

館晉侯饋七牢焉

知瑩對楚子

左傳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於楚以求知瑩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瑩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卽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紆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報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

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
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
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
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
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
歸之

重耳對楚子

左傳

重耳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
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
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
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
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橐鞬以
與君周旋

展喜犒齊師

左傳

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於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

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申叔時復陳

左傳

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紂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

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

燭之武說秦解圍

左傳

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汜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軍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蚤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倍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困乏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

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

辛俞從欒氏出奔

國語

欒懷子之出執政使欒氏之臣勿從從欒氏者爲大戮施欒氏之臣辛俞行吏執而獻之公公曰國有大令何故犯之對曰臣順之也豈敢犯之執政曰無從欒氏而從君是明令必從君也臣聞之曰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君之明令也世隸欒氏於今三世矣臣故不敢不君今執政曰不從君者爲大戮臣敢忘其死而叛其君以煩司寇公說固止之不可厚賂之辭曰臣嘗陳辭矣心以守志辭以行之所以事君也若受君賜是隋其前言君

問而陳辭未退而逆之何以事君君知其不可得也
乃遣之

叔向賀韓獻子之貧

國語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
之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我何
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其官不備其宗器宣
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於諸侯諸侯親之戎狄懷之
以正晉國行刑不疚以免于難及桓子驕泰奢侈貪
欲無藝畧則行志假貸居賄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
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而修武之德可以免于
難而離桓之罪以亡于楚夫郤昭子其富半公室其
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于國其身尸于朝其宗滅

于絳不然夫八郤五大夫三卿其寵大矣一朝而滅
莫之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樂武子之貧吾以爲
能其德矣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
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
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
賜

魏獻子却梗陽人賂

國語

梗陽人有獄將不勝請納賂于魏獻子獻子將許之
閻沒謂叔寬曰與子諫乎吾主以不賄聞於諸侯今
以梗陽之賄殃之不可二人朝而不退獻子將食閻
誰在庭曰閻明叔褒在召之使佐食比已食三歎既
飽獻子問焉曰人有言曰唯食可以忘憂喜于一食
之間而三歎何也同辭對曰吾小人也貪饋之始盛
懼其不足故歎中食而自咎也曰豈主之食而不
足是以再歎之既食願以小人之腹爲君貧之心爲
厭而已是以三歎獻子曰善乃辭梗陽人一時而

卜居

屈原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蔽鄣於讒心煩
意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
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
原曰吾寧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
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遊大人以成名乎寧正
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
舉以保真乎將呶訾栗斯喔咿儒兒以事婦人乎寧
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
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泛泛若水中之鳧與波

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充軛乎將隨駑馬之
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
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
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嘿嘿兮
誰知吾之廉真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
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
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漁父

屈原

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
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至於斯屈
原曰世人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
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萬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
濁何不溷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
歠其醢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
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
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腹中安能以皓皓
之白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

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對楚王問

宋玉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鯤鳳凰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足亂浮雲翱翔乎杳冥之上夫籥籬之鸚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鯤魚朝發崑

崙之墟暴鬻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
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鯢也士
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
知臣之所爲哉

客難

東方朔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
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
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記著於竹帛唇腐齒
落服膺而不失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
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
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
者尚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
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備也
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

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擒以兵并爲十二國
未有雌雄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身處尊
位珍寶充内外有廩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
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懾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内以爲
帶安於覆盂天下平均合爲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
掌賢與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
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之則
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
則爲虎不用則爲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
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輳者不可勝數

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與僕竝
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傳曰天
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
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
哉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
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
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
以日夜孳孳修學敏行而不敢怠也譬若鵲鴿飛且
鳴矣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
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

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纁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塊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予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人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莛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繇是觀之譬猶鼯鼯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非有先生論

東方朔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厲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於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虚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於茲矣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爲先生取之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

文府江科
卷四

十一

文府骨譜

卷四

十一

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嗚呼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夫談有悖於目而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說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爲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覽焉先生對曰昔者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爲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爲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爲天下笑故曰談何容

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遂及蜚廉惡來革等二人皆詐僞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瑀琢刻縷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爲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爲墟殺戮賢臣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煦煦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卽志士仁人不忍爲也將儼然作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以詠先

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佯狂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清讌之間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耻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

祖義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爲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綿綿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廚去侈靡卑宮館

文苑 卷四
壞苑園填池塹以予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
存者老恤孤獨薄賦斂省刑罰行此三年海內晏然
天下大治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
民無饑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鳳凰
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
嚮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
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爲也臣愚竊以爲過故
詩曰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
謂也

解嘲

楊雄

客嘲楊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
則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圭儋人之爵懷人之
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子幸得遭明盛
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
矣曾不能盡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
耀星舌如電光壹從壹衡論者莫當顧而作太玄五
千文枝葉扶疎獨說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
蒼天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倫然而位不過侍郎擢
纔給事黃門意者玄得毋尚白乎何爲官之拓落也

楊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
吾之族也往者周網解結羣鹿爭逸離爲十二合爲
六七四分五剖竝爲戰國士無常君國亡定臣得士
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
橐或鑿坏以遁是故騶衍以頡亢而取世資孟軻雖
連蹇猶爲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禹後
陶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徽以糾墨制以質鈇散以
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天下之士雷動
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家家自以爲稷契人人
自以爲咎繇戴維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

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塗者入青雲失路者委溝渠
旦握權則爲卿相夕失勢則爲匹夫譬若江湖之雀
勃解之鳥乘鴈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昔三
仁去而殷虛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
而粵伯五殺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睢以折摺
而危穰侯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
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亡事也章句之
徒相與坐而守之亦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騫而
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
而相或釋褐而傳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

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間而封侯或在千乘于陋巷
或擁帚篲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室
隙蹈瑕而無所詘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
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
是以欲談者宛舌而固聲欲行者擬足而投迹鄉使
上世之士處庠今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
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
且吾聞之也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爲盈爲
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挈者
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

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廷惟寂惟冥守德之
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乃
以鷗臬而笑鳳皇執蠓蜓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徒
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之病甚不遭曳跼扁鵲悲
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
楊子曰范睢魏之亾命也折脅拉髀免於徽索翕肩
蹈背扶服入橐激叩萬乘之主界涇陽抵穰侯而代
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顛顛折頰涕唾流沫西
揖彊秦之相搯其咽炘其氣附其背而奪其位時也
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雒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

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
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
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甫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
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
則詩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
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
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
功若泰山嚮若砥隕雖其人之瞻知哉亦會其時之
可爲也故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爲於不
可爲之時則凶夫藺先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

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迹於祁連司馬長卿
竊訾於卓氏東方朔害名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
公者竝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解難

楊雄

客難楊子曰凡著書者爲衆人之所好也美味期乎
合口工聲調於比耳今吾子乃抗辭幽說閔意眇指
獨馳騁於有亡之際而陶冶大鑪旁薄羣生歷覽者
茲年矣而殊不寤亶費精神於此而煩學者於彼譬
畫者畫於無形弦者放於無聲殆不可乎楊子曰俞
若夫閔言崇議幽微之塗蓋難與覽者同也昔人有
觀象於天視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麗且彌地普而
深昔人之辭迺玉迺金彼豈好爲艱難哉執不得已
也獨不見夫翠蚪絳螭之將登乎天必聳身於蒼梧

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能戢膠葛
騰九閔日月之經不干里則不能燭六合耀八紘泰
山之高不嶠嶢則不能滄滄雲而散歎烝是以宓犧
氏之作易也綿洛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
錯其象而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臧定萬物之基典
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溫純深潤則不足以揚鴻烈而
章緝熙蓋胥靡爲宰寂寞爲尸大味必淡大音必希
大語叫叫大道低回是以聲之眇者不可同於衆人
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於世俗之目辭之衍者不可
齊於庸人之聽今夫弦者高張急徽追趨逐者則坐
者不期而附試爲之施咸池揄六莖發簫韶詠九成
則莫有和也是故鐘期死百牙絕絃破琴而不肯與
衆鼓饒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師曠之調鐘
竇知音者之在後也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
老聃有遺言貴知我者希此非其操歟

答賓戲

班固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彰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暖墨突不黔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烈之餘事耳今吾子幸遊帝王之世躬帶紱冕之服浮英華湛道德轡龍虎之文舊矣卒不能攄首尾奮翼鱗振拔洿塗跨騰風雲使見之者影駭聞之者響震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上無所帶下無所根獨攄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毫

芒之內潛神默記絙以年歲然而器不賈於當已用
不效於一世雖馳辨如濤波摛藻如春華猶無益於
殿最也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
號亡有美謚不亦優乎主人迺爾而笑曰若賓之言
所謂見勢利之華闇道德之實守窳奧之熒燭未仰
天庭而覩白日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侯伯方
軌戰國橫鶩於是七雄虓闕分裂諸夏龍戰虎爭遊
說之徒風颺電激並起而救之其餘焱飛景附雪煜
其間者蓋不可勝載當此之時搦朽摩鈍鈇刀皆能
一斷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虞卿以顧盼而捐

相印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趨而可聽
者非韶夏之樂也因執合變偶時之會風移俗易乖
迂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
散之亡命漂說羈旅騁辭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李
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彼皆躡風雲之會履顛沛之勢
據徼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朝爲榮華夕爲顛頓福
不盈眚禍溢於世凶人且以自悔况吉士而是賴乎
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僞立韓設辨以徼君呂
行詐以賈國說難旣適其身乃囚秦貨旣貴厥宗亦
墜是以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彼豈樂

爲迂濶哉道不可以貳也方今大漢灑掃羣穢夷險
芟荒廓帝紘恢皇綱基隆於義農規廣於黃唐其君
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是
以六合之內莫不同源共流沐浴玄德稟仰太和枝
附葉著譬猶草木之植山林鳥獸之毓川澤得氣者
蕃滋失時者零落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
哉今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矐所聞而疑所覲欲從
蹇敦而度高乎泰山懷汎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
也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旣聞命矣敢問
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

乎主人曰何爲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
通帝王謀合神聖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
濱齊甯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垠皆俟命而神
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勲也
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劉向
司籍辨章舊聞楊雄譚思法言太玄皆及時君之門
闡究先聖之壺奧婆娑乎術藝之場休息乎篇籍之
圃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聽烈炳乎後人斯
非其亞歟若乃伯夷抗行於首陽桺惠降志而辱仕
顏耽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聲盈塞於天淵真吾

徒之師表也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方乃文乃
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哲之常故曰慎修所志守
爾天符委命供已味道之腴神之聽之名其舍諸賓
又不聞和氏之璧韞於荆石隋侯之珠藏於蚌蛤乎
歷世莫眡不知其將含景曜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夜
光也應龍潛於潢汙魚龜媾之不覩其能奮靈德合
風雲超忽荒而矐昊蒼也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
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隋之珍也時闇而久章者
君子之真也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
分逢蒙絕技於弧矢般輸權巧於斧斤良樂軼能於
相馭鳥獲抗力於千鈞和鵲發精於鍼石研桑心計
於無垠走亦不任厠技於彼列故密爾自娛於斯文

達旨

崔駟

或說已曰易稱備物致用可觀而有所合故能扶陽以出順陰而入春發其華秋收其實有始有極爰登其質今子韞櫝六經服膺道術歷世而遊高談有日俯鈎深於重淵仰探遠乎九乾窮至願於幽微測潛隱之無源然下不步卿相之廷上不登王公之門進不黨以讚已退不黷於庸人獨師友道德合符曩真抱景特立與士不羣蓋高樹靡陰獨木不林隨時之宜道貴從凡于時太上運天德以君世憲王僚而布官臨雍泮以恢儒疏軒冕以崇賢率惇德以憲忠孝

揚茂化以砥仁義選利器於良材求鑄鄒於明智不
以此時攀台階闕紫闥據高軒望朱闕夫欲千里而
咫尺未發蒙竊惑焉故英人乘斯時也猶逸禽之赴
深林蟲蚋之趣大沛胡爲嘿默而久沈滯也答曰有
是言乎子苟欲勉我以世路不知其跌而失吾之度
也古者陰陽始分天地初制皇綱云緒帝紀乃設傳
序歷數三伐興滅昔大庭尚矣赫胥岡識淳樸散離
人物錯乖高辛攸降厥趨各違道無常稽與時張弛
失仁爲非得義爲是君子通變各審所履故士或掩
目而淵潛或盥耳而山棲或草耕而僅飽或木茹而

長饑或重聘而不來或屢黜而不去或冒詢以干進
或望色而斯舉或以役夫發夢於王公或以漁父見
兆於元龜若夫紛纒塞路凶虐播流人有昏墊之厄
主有疇咨之憂條垂藟蔓上下相求於是乎賢人授
手援世之災跋涉赴俗急斯時也昔堯含憾而臯陶
謨高祖歎而子房慮禍不散而曹絳奮結不解而陳
平權及其策合道從克亂弭衝乃將鏤玄珪冊顯功
銘昆吾之冶勒景襄之鍾與其有事則褰裳濡足冠
挂不顧人溺不拯則非仁也當其無事則躡纓整襟
規矩其步德讓不修則非忠也是以險則救俗平則

守禮舉以公平不私其體今聖上之育斯人也樸以
遑質雕以唐文六合怡怡比屋爲仁一天下之衆異
齊品類之萬殊參差同量坏冶一陶羣生得理庶績
其凝家家有以樂和人人有以自優威械藏而俎豆
布六典陳而九刑厝濟茲兆庶出於平易之路雖有
力牧之略尚父之厲伊臯不論奚事范蔡夫廣夏成
而茂木暢遠求存而良馬繫陰事終而水宿藏場功
畢而大火入方斯之際處士山積學者川流衣冠被
宇冠蓋雲浮譬猶衡陽之林岱陰之麓伐尋抱不爲
之稀執拱把不爲之數悠悠罔極亦各有得彼採其

華我收其實舍之則藏已所學也故進動以道則不
辭執珪而秉柱國復靜以理則甘糟糠而安藜藿夫
君子非不欲仕也耻夸毗以求舉非不欲室也惡登
墻而樓處叫呼銜鬻懸旌自表非隋和之寶也暴智
耀世因以干祿非仲尼之道也游不倫黨苟以徇已
汗血競時利合而友子笑我之沈滯吾亦病子屑屑
而不已也先人有則而我弗虧行有枉徑而我非隨
臧否在予惟世所議固將因天質之自然誦上哲之
高訓詠太平之清風行天下之至順懼吾躬之穢德
勤百畝之不耘繫予馬以安行俟性命之所存昔孔

子起威於夾谷晏嬰發勇於崔杼曹劌舉節於柯盟
下巖克捷於疆禦范蠡錯勢於會稽伍員樹功於柏
舉魯連辨言以退燕包胥單辭而存楚唐且華顛以
悟秦甘羅童牙而報趙原衰見廉於壺飧宣孟救德
於束脯吳札結信於丘木展季效貞于門女顏回明
仁於度轂程嬰顯義於趙武僕誠不能編德於數者
竊慕古人之所序

應間

張衡

有間余者曰蓋聞前哲首務務於下學上達佐國理
民有云爲也朝有所聞則夕行之立功立事式昭德
音是故伊尹思使君爲堯舜而民處唐虞彼豈虛言
而已哉必旌厥素爾咎單巫咸寔守王家申伯樊仲
實幹周邦服袞而朝介圭作瑞厥跡不朽垂烈後昆
不亦不歟且學非以要利而富貴萃之貴以行令富
以施惠惠施令行故易稱以大業質以文美實由華
興器賴彫飾爲好人以輿服爲榮吾子任德體道篤
信安仁約已博藝無堅不鑽以思世路斯何遠矣曩

滯日官今又原之雖老氏曲全進道若退然行亦以
需必也學非所用術有所仰故臨川將濟而舟楫不
存焉徒經思天衢內昭獨智固合理民之式也故嘗
見謗于鄙儒深厲淺揭隨時爲義曾何貪於支離而
習其孤技耶參輪可使自轉木雕猶能獨飛已垂翅
而還故棲盍亦調其機而鈇諸昔有文王自求多福
人生在勤不索何獲曷若卑體屈已美言以相剋鳴
于喬木乃金聲而玉振之用後薰雪前吝婞倨不柔
以意誰靳也應之曰是何觀同而見異也君子不患
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祿之不夥而耻智之

不博是故藝可學而行可力也天爵高懸得之在命
或不速而自懷或羨旃而不臻求之無益故智者面
而不思沾身以徼幸固貪夫之所爲未得而豫喪也
枉尺直尋議者譏之盈欲虧志孰云非羞於心有猜
則簋飧饌醜猶不屑餐旌簪以之意之無疑則兼金
盈百而不嫌辭孟軻以之士或解短褐而襲黼黻或
委甬築而據文軒者度德拜爵量績受祿也輸力致
庸受命有階渾元初基靈軌未紀吉凶紛錯人用腫
滕黃帝爲斯深慘有風后者是焉亮之察三辰於上
跡禍福乎下經緯歷數然後天步有常則風后之爲

也當少昊清陽之末實或亂德人神雜擾不可方物
重黎又相顛頊而申理之日月卽次則重黎之爲也
人各有能因藝授任鳥師別名四叔三正官無二業
事不並濟晝長則宵短日南則景北天且不堪兼况
以人該之夫玄龍迎夏則凌雲而奮鱗樂時也涉冬
則渥泥而潛蟠避害也公且道行故制典禮以尹天
下懼教誨之不從有人之不理仲尼不遇故論六經
以俟來辟耻一物之不知有事之無範所考不齊如
何可一夫戰國交爭戎車競驅君若綴旒人無所麗
燭武縣縋而秦伯退師魯連係箭而聊城弛柝從往

則合橫來則離安危無常要在說夫咸以得人爲臬
失士爲尤故樊噲披帷入見高祖高祖踞洗以對酈
生當此之會乃龜鳴而鯨應也故能同心戮力勤恤
人隱奄受區夏遂定帝位皆謀臣之由也故一介之
策各有攸建子長謀之爛然有第夫女魃北而應龍
翔洪鼎聲而軍容息溽暑至而鶉火棲寒冰沍而龜
鼈蟄今也皇澤宜洽海外混同萬方億醜并質共劑
若修成之不暇尚何功之可立立事有三言爲下列
下列且不可庶矣奚冀其二哉于茲縉紳如雲儒士
成林及津者風攄失塗者幽僻遭遇難要趨偶爲幸

世易俗異事執舛殊不能通其變而一度以揆之斯
弊船而求劍守株而俟兔也冒愧逞願必無仁以繼
之有道所者不履也越王句踐事此故厥緒不永捷徑
邪至我不忍以投步干進苟容我不忍以歛肩雖有
犀舟勁楫猶人涉印否有須者也姑亦奉順敦篤守
以忠信得之不休不獲不吝不見是而不愠居下位
而不憂允上德之常服焉方將師天老而友地典與
之乎高睨而大談孔甲且不足慕焉稱殷彭及周聃
與世殊技固孤求子憂朱萍曼之無所用吾恨輪
扁之無所教也祝木鵬獨飛愍我垂翅故棲吾感

蠹鼃附鴟悲爾先笑而後號也斐豹以斃督燔書禮
至以掖國作銘弦高以牛餽退敵墨翟以縈帶全城
貫高以端辭顯義蘇武以禿節效貞蒲且以飛矰逞
巧詹何以沈鉤致精奕秋以碁局取譽王豹以清謳
流聲僕進不能參名於二立退又不能羣彼數子愍
三墳之既頽惜八索之不理庶前訓之可鑽聊朝隱
乎柱史且韞櫝以待價踵顏氏以行止曾不慊夫晉
楚敢告誠於知已

釋誨

蔡邕

有務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曰蓋聞聖人之大寶曰
位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然則有位斯貴有財斯富
行義達道士之司也故伊摯有負鼎之銜仲尼設執
鞭之言甯子有清商之歌百里有豢牛之事夫如是
則聖哲之通趣古人之明志也夫子生清穆之世秉
醇和之靈覃思典籍韞積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
沉精重淵抗志高冥包括無外綜析無形其已久矣
曾不能拔萃出羣揚芳飛文登天庭序彝倫掃六合
之穢慝清宇宙之埃塵連光芒於白日屬炎氣於景

雲時逝歲暮默而無聞小子惑焉是以有云方今聖
上寬明輔弼賢知宗英逸偉不墜于地德弘者建宰
相而裂土才羨者荷榮祿而蒙賜盍亦回塗要至俛
仰取容輯當世之利定不拔之功榮家宗於此時遺
不滅之令蹤夫獨未之思耶何爲守彼而不通此胡
老傲然而笑曰若公子所謂覩曖昧之利而忘昭哲
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蹉跌之敗者已公子謾爾斂
袂而興曰胡爲其然也胡老曰居吾將釋汝昔自太
極君臣始基有羲皇之洪寧唐虞之至時三代之隆
亦有緝熙五伯扶微勤而撫之于斯已降天綱縱人

絃弛王塗壞太極阨君臣土崩上下瓦解於是智者
騁詐辨者馳說武夫奮畧戰士講銳電駭風馳霧散
雲披變詐乖詭以合時宜或畫一策而縮萬金或談
崇朝而錫瑞珪連衡者六印磊落合從者駢組流離
隆貴翕習積富無涯據巧蹈機以忘其危夫華離帶
而委條去幹而枯女冶容而淫士背道而辜人毀其
滿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漸亦芽速速方轂天天是
加欲豐其屋乃蔀其家是故天地否閉聖哲潛形石
門守晨沮溺耦耕顏斲抱璞蘧瑗保生齊人歸樂孔
子斯征雍渠驂乘逝而遺輕夫豈傲主而背國乎道

不可以傾也且我聞之日南至則黃鍾應融風動而
魚上冰蕤賓統則微陰萌蒹葭蒼而白露凝寒暑相
推陰陽代興運極則化理亂相承今大漢紹陶唐之
洪烈盪四海之殘災隆隱天之高拆絕地之基皇道
惟融帝猷顯丕泯泯庶類含甘飲滋檢六合之羣品
濟之乎雍熙羣僚恭已於職司聖主垂拱乎兩楹君
臣穆穆守之以平濟濟多士端委縉紕鴻漸盈階振
鷺充庭譬猶鍾山之玉泗濱之石累圭璧不爲之盈
採浮磬不爲之索曩者洪源辟而四隩集武功定而
干戈戢獫狁攘而吉甫宴城濮捷而晉凱入故當其

有事也則策笠並載環甲揚鋒不給於務當其無事
也則舒紳緩佩鳴玉以步綽有餘裕夫世臣門子誓
御之族天隆其祐主豐其祿抱膺從容爵位自從攝
須里髯餘官委貴其進取也順傾轉圓不足以喻其
便逡巡放履不足以况其易故百夫有逸羣之才人
人有優瞻之智童子不問疑於老成矇矓不稽謀于
先生心恬淡於守高意無爲於持盈粲乎煌煌莫非
華榮明哲泊焉不失所寧狂淫振蕩乃亂其情貪夫
殉利夸者死權瞻仰此事體躁心煩闇謙盈之效迷
損益之數騁駑駘於修路慕騏驥而增驅卑俯乎外

戚之門乞助乎近貴之譽榮顯未副從而顛培下獲
重胥之辜高受滅家之誅前車已覆襲軌而顛曾不
鑒禍以知畏懼予惟悼哉害其若是天高地厚跼而
踣之怨豈在明患生不思戰戰兢兢必慎厥尤且用
之則行聖訓也舍之則藏至順也夫九河盈溢非一
災所防帶甲百萬非一勇所抗今子責匹夫以清宇
宙庸可以水旱而累堯湯乎懼烟炎之毀燔何光芒
之可揚哉且夫地將震而樞星直井無景則日陰食
元首寬則望舒朏侯王肅則月側匿是以君子推微
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冰踐露知暑時行則行時止

則止消息盈冲取諸天紀利用遭泰可與處否樂天
知命持神任已羣車方奔乎險路安能與之齊軌思
危難而自豫故在賤而不耻方將騁馳乎典籍之崇
塗休息乎仁義之淵藪槃旋乎周孔之庭宇揖儒墨
而與爲友舒之足以光四表收之則莫能知其所有
若乃丁千載之運應神靈之符闔閭闔乘天衢擁華
蓋而奉皇樞納玄策於聖德宣太平於中區計合謀
從已之圖也勲績不立予之辜也龜鳳山翳霧露不
除踊躍草萊紙見其愚不我知者將謂之迂修業思
真棄此焉如靜以俟命不斃不渝百歲之後歸乎其

居幸其獲稱天所誘也罕漫而已非已咎也昔伯翳
綜聲於鳥語葛盧辨音於鳴牛董父受氏於豢龍奚
仲供德於衡輶倕氏興政於巧工造父登御於驊騮
非子享土於善圉狼臙取名於禽囚弓父畢精於筋
角飲非明勇於赴流壽王創基於格五東方要幸於
談優上官效力於執蓋弘羊據相於運籌僕不能參
跡於若人故抱璞而優游於是公子仰首降階忸怩
而避胡老乃揚衡含笑援琴而歌歌曰練余心兮浸
太清滌穢濁兮存正靈和液暢兮神氣寧情志泊兮
心亭亭嗜欲息兮無由生踔宇宙而遺俗兮眇翩翩

而獨征

七發

枚乘

楚太子有疾而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不安亦少間乎太子曰憊謹謝客客因稱曰今時天下安寧四方和平太子方富於年意者久耽安樂日夜無極邪氣襲逆中若結轡紛屯澹淡嘘唏煩醒惕惕怵怵卧不得瞑虛中重聽惡聞人聲精神越渫百病咸生聰明眩曜悅怒不平久執不廢大命乃傾太子豈有是乎太子曰謹謝客賴君之力時時有之然未至於於是也客曰今夫貴人之子必宮居而閨處內有保母外有傅父欲交無所飲食則溫淳甘醲腥濃肥厚

衣裳則雜暹曼煖燂爍熱暑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挺解也况其在筋骨之間乎哉故曰縱耳目之欲恣支體之安者傷血脉之和且夫出輿入輦命曰蹙痿之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醲命曰腐腸之藥今太子膚色靡曼四肢委隨筋骨挺解血脉淫濯手足惰窳越女侍前齊姬奉後往來游讌縱恣于曲房隱見之中此其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也所從來者至深遠矣淹滯永久而不廢雖令扁鵲治內巫咸治外尚何及哉今如太子之病者獨宜世之君子博見強識承間語事

變度易意常無離側以爲羽翼淹沈之樂浩蕩之心遁佚之志其奚由至哉太子曰諾病已請事此言客曰今太子之病可無藥石針刺灸療而已哉可以要言妙道說而去也不欲聞之乎太子曰僕願聞之客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中鬱結之輪菌根扶疎以分離上有千仞之峯下臨百丈之谿湍流遡波又澹淡之其根半死半生冬則烈風漂霰飛雪之所激也夏則雷霆霹靂之所感也朝則鷗黃鴉鳴焉暮則羈雌迷鳥宿焉獨鵠晨號乎其上鷓鴣哀鳴翔乎其下於是背秋涉冬使琴摯斫斬以爲琴野蘭之絲

以爲弦孤子之鈞以爲隱九寡之珥以爲約使師堂
操暢伯子牙爲之歌歌曰麥秀漸兮雉朝飛向虛磬
兮背槁槐依絕區兮臨迴溪飛鳥聞之翕翼而不能
去野獸聞之垂耳而不能行歧嶠躓蟻聞之柱喙而
不能前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強起聽之乎太
子曰僕病未能也客曰牯牛之腴菜以筍蒲肥狗之
和冒以山膚楚苗之食安胡之節搏之不解一啜而
散於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調和熊蹯之臠勺藥之醬
薄耆之炙鮮鯉之鱠秋黃之蘇白露之茹蘭英之酒
酌以滌口山梁之餐豢豹之胎小節大歡如湯沃雪

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強起嘗之乎太子曰僕
病未能也客曰鍾岱之牡齒至之車前似飛鳥後類
距虛穉麥服處躁中煩外羈堅轡附易路於是伯樂
相其前後王良造父爲之御秦缺樓季爲之右此兩
人者馬佚能止之車覆能起之於是使射干鎡之重
爭千里之逐此亦天下之至駿也太子能強起乘之
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客曰旣登景夷之臺南望荆
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樂無有於是使博辨之士
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事離辭連類浮游覽觀
乃下置酒於虞懷之宮連廊四注臺城層構紛紜玄

綠輦道邪交隍池紆曲溷章白鷺孔雀鸚鵡雛鳩
鵲翠鬣紫纓螭龍德牧邕邕羣鳴陽魚騰躍奮翼振
鱗淑溲蓐蓼蔓草芳苓女桑河桺素葉紫桎苗松豫
章條上造天梧桐并閭極望成林衆芳芬鬱亂於五
風從容猗靡消息陽陰列坐縱酒蕩藥娛心景春佐
酒杜連理音滋味雜陳肴糝錯該練色娛日流聲悅
耳於是乃發激楚之結風揚鄭衛之皓樂使先施徵
舒陽文段干吳娃閭姬傅予之徒雜裾垂髻目窵心
與揄流波雜杜若蒙清塵被蘭澤嬾服而御此亦天
下之靡麗皓侈廣博之樂也太子能強起遊乎太子

曰僕病未能也客曰將爲太子馴騏驎之馬駕飛軫
之輿乘牡駿之乘右夏服之勁箭左烏號之彫弓游
涉乎雲林周馳乎蘭澤弭節乎江濤掩清蘋溯清風
陶陽氣蕩春心逐狡獸集輕禽於是極犬馬之才困
野獸之足窮相御之智巧恐虎豹懼鷲鳥逐馬鳴鑣
魚跨麋角履游麇兔蹈踐麋鹿汗流沫墜寃伏陵窘
無創而死者固足充後乘矣此校獵之至壯也太子
能彊起游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然陽氣見於眉宇
之間侵淫而上幾滿大宅客見太子有悅色遂推而
進之曰冥火薄天兵車雷運旌旗偃蹇羽毛蕭紛馳

騁角逐慕味爭先徼墨廣博觀望之有圻純粹牲犧
獻之公門太子曰善願復聞之客曰未旣也於是榛
林深澤烟雲闇莫兕虎並作毅武孔猛袒裼身薄白
刃磴磴矛戟交錯收穫掌功賞賜金帛掩蘋肆若爲
牧人席旨酒嘉肴羞魚膾炙以御賓客涌觸竝起動
心驚耳誠必不悔決絕以諾貞信之色形于金石高
歌陳唱萬歲無斁此真太子之所喜也能強起而游
乎太子曰僕甚願從直恐爲諸大夫累耳然而有起
色矣客曰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遊兄弟竝
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至則未見濤之形也徒觀水

力之所到則卹然足以駭矣觀其所駕軼者所擢拔
者所揚汨者所溫汾者所滌汜者雖有心略辭給固
未能縷形其所由然也况兮忽兮聊兮慄兮混汨汨
兮忽兮慌兮倣兮儻兮浩瀟瀟兮慌曠曠兮秉意乎
南山通望乎東海虹洞兮蒼天極慮乎崖涘流覽無
窮歸神日毋汨乘流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或紛
紜其流折兮忽繆往而不來臨朱汜而遠逝兮中虛
煩而益怠莫離散而發曙兮内存心而自持於是澡
漑胸中灑練五藏澹澈手足頽濯髮齒投棄恬怠輸
寫澳濁分決狐疑發皇耳目當是之時雖有淹病滯

疾猶將伸偃起蹙發瞽披聾而觀望之也况直眇小
煩懣醞釀病酒之徒哉故曰發蒙解惑不足以言也
太子曰善然則濤何氣哉客曰不記也然聞於師曰
似神而非者三疾雷聞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山
出內雲日夜不止衍溢漂疾波涌而濤起其始起也
洪淋淋焉若白鷺之下翔其少進也浩浩澄澄如素
車白馬帷蓋之張其波涌而雲亂擾擾焉如三軍之
騰袞其翕作而奔起也飄飄焉如輕車之勒兵六駕
蛟龍附從太白純馳浩蜺前後絡繹顛顛叩叩据据
彊彊莘莘將將壁壘重堅沓雜似軍行訇隱勾磕軋

盤涌裔原不可當觀其兩傍則滂渤怫鬱闇漠感突
上擊下肆有似勇壯之卒突怒而無畏蹈壁衝津窮
曲隨隈踰岸出埤遇者死當者壞初發乎或圍之津
涯芟軫谷分迴翔青篾銜枚檀柏弭節伍子之山通
厲骨母之場凌赤岸篲扶桑橫奔似雷行誠奮厥武
如振如怒沌沌渾渾狀如奔馬混混庀庀聲如雷鼓
發怒崖沓清升踰跼候波奮振合戰於藉藉之口鳥
不及飛魚不及迴獸不及走紛紛翼翼波涌雲亂蕩
取南山背擊北岸覆虧丘陵平夷西畔險險戲戲崩
壞陂池決勝乃罷澗汨潺湲披揚流灑橫暴之極魚

驚失勢巔倒偃側沈沈浚浚蒲伏連延神物怪疑不可勝言直使人踣焉洄閭悽愴焉此天下怪異詭觀也太子能強起觀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客曰將爲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畧者若莊周魏牟楊朱墨翟便娟詹何之倫使之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孔老覽觀孟子持籌而算之萬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於是太子據几而起曰渙乎若一聽聖人辯士之言恣然汗出霍然病已

七啓

并序

曹植

昔枚乘作七發傅毅作七激張衡作七辯崔駰作七依辭各美麗余有慕之焉遂作七啓并命王粲作焉玄微子隱居大荒之庭飛遯離俗澄神定靈輕祿傲貴與物無營耽虛好靜羨此永生獨馳思於天雲之際無物象而能傾於是鏡機子聞而將往說焉駕超野之駟乘追風之輿經迴漠出幽虛入乎泱漭之野遂駕玄微子之所居其居也左激水右高岑背洞溪對芳林冠皮弁被文裘出山岫之潛穴倚峻崖而嬉遊志飄飄焉嶢嶢焉似若狹六合而隘九州若將飛

而未逝若舉翼而中留於是鏡機子攀葛藟而登距巖而立順風而稱曰予聞君子不遯俗而遺名智士不背世而滅勲今吾子棄道義之華遺仁義之英耗精神乎虛廓廢人事之紀經譬若畫形於無象造響於無聲未之思乎何所規之不通也玄微子俯而應之曰噫有是言乎夫太極之初渾沌未分萬物紛錯與道俱隆蓋有形必朽有迹必窮芒芒元氣誰知其終名穢我身位累我躬竊慕古人之所志仰老莊之遺風假靈龜以託喻寧掉尾於塗中鏡機子曰夫辯言之豔能使窮澤生流枯木發榮庶感靈而激神况

近在乎人情僕將爲吾子說游觀之至娛演聲色之妖靡論變化之至妙敷道德之弘麗願聞之乎玄微子曰吾子整身倦世探隱拯沉不遠遐路幸見光臨將敬滌耳以聽玉音

鏡機子曰芳菰精裨霜蓄露葵玄熊素膚肥豢臙肌蟬翼之割割纖析微累如疊穀離若散雪輕隨風飛刃不轉切山鷄斥鷃珠翠之珍搴芳蓮之巢龜膾西海之飛鱗臞江東之潛鼉騰漢南之鳴鶉糝以芳酸甘和旣醇玄冥適鹹蓐收調辛紫蘭丹椒施和必節滋味旣殊遺芳射越乃有春清縹酒康狄所營應化

則變感氣而成彈徵則苦發叩宮則甘生於是盛以
翠樽酌以彫觴浮蟻鼎沸酷烈馨香可以和神可以
娛腸此肴饌之妙也子能從我而食之乎玄微子曰
予甘藜藿未暇此食也

鏡機子曰步光之劍華藻繁縟飾以文犀彫以翠綠
綴以驪龍之珠錯以荆山之玉陸斷犀象未足稱儔
隨波截鴻水不漸刃九旒之冕散燿垂文華組之纓
從風紛紜佩則結綠縣黎寶之妙微符采照爛流景
揚輝黼黻之服紗縠之裳金華之舄動趾遺光繁飾
參差微鮮若霜緄佩綢繆或彫或錯薰以幽若流芳

肆布雍容閒步周旋馳燿南威爲之解顏西施爲之
巧笑此容飾之妙也子能從我而服之乎玄微子曰
予好毛褐未暇此服也

鏡機子曰馳騁足用蕩思游獵可以娛情僕將爲子
駕雲龍之飛駟飾玉露之繁纓垂宛虹之長綏抗招
搖之華旂插忘歸之矢乘繁弱之弓忽躡景而輕鷺
逸奔驥而超遺風於是谿填谷塞榛藪平夷綠山置
且彌野張罟下無漏迹上無逸飛鳥集獸屯然後會
圍獠從雲佈武騎霧散丹旗曜野弋及皓盱曳文狐
揜狡兔捎鷓鷄拂振鷺當軌見藉值足遇踐飛軒電

逝獸隨輪轉翼不暇張足不及騰動觸飛鋒舉挂輕
曾搜林索險探薄窮阻騰山赴壑風厲焱舉機不虛
發中必飲羽於是人稠網密地逼勢脅哮闕之獸張
牙奮鬣志在觸突猛氣不懼乃使北宮東郭之疇生
抽豹尾分裂羆肩形不抗手骨不隱拳批熊碎掌拉
虎摧斑野無毛類林無羽羣積獸如陵飛翮成雲於
是馘鍾鳴鼓收旌弛旆頓網縱綱罷獠迴邁駿驟齊
驥揚鑿飛沫俯倚金較仰撫翠蓋雍容暇豫娛志方
外此羽獵之妙也子能從我而觀之乎玄微子曰予
樂恬靜未暇此觀也

鏡機子曰閑宮顯敞雲屋皓盱崇景山之高基迎清
風而立觀彤軒紫柱文櫺華梁綺井含葩金墀玉箱
溫房則冬服絺絺清室則中夏含霜華閣緣雲飛陛
陵虛頰眺流星仰觀八隅升龍攀而不逮眇天際而
高居繁巧神怪變名異形班輸無所措其斧斤離婁
爲之失精麗草交植殊品詭類綠葉朱榮熙天曜日
素水盈沼叢木成林飛翮陵高鱗甲隱深於是逍遙
暇豫忽若忘歸乃使任子垂釣魏氏發機芳餌沉水
輕繳弋飛落翳雲之翔鳥援九淵之靈龜然後採菱
花擢水蘋弄珠蚌戲鮫人諷漢廣之所詠覲游女於

水濱燿神景於中沚被輕縠之織羅遺芳烈而靖步
抗皓首而清歌歌曰望雲際今有好仇天路長今往
無由佩蘭蕙今爲誰修嫵婉絕今我心愁此宮館之
妙也子能從我而居之乎玄微子曰予耽巖穴未暇
此居也

鏡機子曰旣游觀中原逍遙閒宮情放志蕩淫樂未
終亦將有才人妙技遺世越俗揚北里之流聲紹陽
阿之妙曲爾乃御文軒臨洞庭琴瑟交揮左篪右笙
鍾鼓俱振簫管齊鳴然後姣人乃被文縠之華袿振
輕綺之飄飆戴金搖之熠燿揚翠羽之雙翹揮流芳

燿飛文歷盤鼓煥繽紛長裾隨風悲歌入雲躡捷若
飛蹈虛遠躡凌躍超驤蛇蟬揮霍翔爾鴻翥泚然鳧
沒縱輕體以迅赴景追形而不逮飛聲激塵依違厲
響才捷若神形難爲象於是爲歡未央白日西頽散
樂變飾微步中閨玄眉弛兮鈿華落收亂髮兮拂蘭
澤形媚服兮揚幽若紅顏宜笑睇盼流光時與吾子
攜手同行踐飛除卽閒房華燭爛帷幕張動朱唇發
清商揚羅袂振華裳九秋之夕爲歡未央此聲色之
妙也子能從我而游之乎玄微子曰予願清虛未暇
此游也

鏡機子曰予聞君子樂奮節以顯義烈士甘危軀以成仁是以雄俊之徒交黨結倫重氣輕命感分遺身故田光伏劍于北燕公叔畢命于西秦果毅輕斷虎步谷風威懼萬乘華夏稱雄辭未及終而玄微子曰善鏡機子曰此乃游俠之徒耳未足稱妙也若夫田文無忌之儔乃上古之俊公子也皆飛仁揚義騰躍道藝游心無方抗志雲際凌轢諸侯驅馳當世揮袂則九野生風慷慨則氣成虹蜺吾子若當此之時能從我而友之乎玄微子曰予亮願焉然方於大道有累如何

鏡機子曰世有聖宰翼帝霸世同量乾坤等曜日月玄化參神與靈合契惠澤播於黎苗威靈震乎無外超隆平於殷周踵羲皇而齊泰顯朝惟清王道遐均民望如草我澤如春河濱無洗耳之士喬岳無巢居之民是以俊乂來仕觀國之光舉不遺才進各異方讚典禮於辟雍講文德於明堂正流俗之華說綜孔氏之舊章散樂移風國富民康神應休臻屢獲嘉祥故甘露紛而晨降景星宵而舒光觀游龍于神淵聆鳴鳳于高岡此霸道之至隆而雍熙之盛際然主上猶以沉恩之未廣懼聲教之未厲采英奇於仄陋宣

皇明於巖穴此甯子商歌之秋而呂望所以投綸而
逝也吾子爲太和之民不欲仕陶唐之世乎於是玄
微子攘袂而興曰韓哉言乎近者吾子所述華淫欲
以厲我祇攬予心至聞天下穆清明君蒞國覽盈虛
之正義知頑素之迷惑令予廓爾身輕若飛願反初
服從子而歸

七命

張協

冲漠公子含華隱曜嘉遯龍盤翫世高蹈游心於浩
然玩志乎衆妙絕景乎大荒之遐阻吞響乎幽山之
窮奧於是狗華大夫聞而造焉乃敕雲輅駮飛黃越
奔沙輓流霜凌扶搖之風躡堅冰之津旌拂霄壖軌
出蒼垠天清冷而無霞野曠朗而無塵臨重岫而攬
轡顧石室而迴輪遂適冲漠之所居其居也崢嶸幽
謁蕭瑟虛玄溟海渾濩涌其後嶰谷唧嘈張其前尋
竹疎莖蔭其壑百籟羣鳴聾其山衝飈發而回日飛
礫起而麗天於是登絕巘遡長風陳辯惑之辭命公

子於巖中曰蓋聞聖人不卷道而背時智士不遺身
而匿跡生必輝華名於玉牒沒則勒洪伐於金冊今
公子違世陸沉避地獨竄有生之歡滅資父之義廢
愁洽百年苦溢千歲何異促鱗之游汀濘短羽之棲
翳蒼今將榮子以天人之大寶悅子以縱性之至娛
窮地而游中天而居傾四海之歡殫九州之腴鑽屈
轂之瓠解疏屬之拘子欲之乎公子曰大夫不遺來
萃荒外雖在不敏敬聽嘉話

大夫曰寒山之桐出自太冥含黃鍾以吐幹據蒼岑
而孤生既乃瓊巘嶒嶸峻金岍岬岬左當風谷右臨雲

谿上無陵虛之巢下無跖實之谿搖剛峻挺茗邈茗
堯晞三春之溢露遡九秋之鳴飈零雪寫其根霏霜
封其條木既繁而後綠草未素而先凋於是構雲梯
陟崢嶸剪蕤賓之陽柯剖大呂之陰莖營匹斲其樸
伶倫均其聲器舉樂奏促調高張音朗號鍾韻清繞
梁追逸響於八風采奇律於歸昌啟中黃之少宮發
蓐收之變商若乃龍火西頽暄氣初收飛霜迎節高
風送秋羈旅懷土之徒流宕百罹之疇撫促柱則酸
鼻揮危絃則涕流若乃追清哇赴嚴節奏綠水吐白
雪激楚迴流風結悲蕙莢之朝落悼望舒之夕缺熒

文府 卷四 五十六
嫠爲之擗標孀老爲之嗚咽王子拂纓而傾耳六馬
噓天而仰秣此蓋音曲之至妙子豈能從我而聽之
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蘭宮秘宇雕堂綺櫳雲屏爛汗瓊壁菁葱應
門八襲旋臺九重表以百常之闕圜以萬雉之墉爾
乃繞榭迎風秀出中天翠觀岑青彫閣霞連長翼臨
雲飛陞陵山望玉繩而結極承倒景而開軒頽素炳
煥粉拱嵯峨陰虬負檐陽馬承阿錯以瑤英縷以金
華方疏含秀圓井吐葩重殿疊起交綺對楳幽堂晝
密明室夜朗蟪蛄飛而生風尺蠖動而成響乃若日

厭常玩體倦帷幄携公子而雙遊時娛觀於林麓登
翠阜臨丹谷華草錦繁飛采星燭陽葉春青陰條秋
綠華實乍新承意恣觀仰折神葩俯采朝蘭遡惠風
於蘅薄眷椒塗於瑤壇爾乃浮三翼戲中芷潛鯁駭
驚翰起沉絲結飛螭理挂歸翮於赤霄之表出華鱗
於紫淵之裏然後縱棹隨風弭楫乘波吹孤竹拊雲
和淵客唱淮南之曲榜人奏采菱之歌歌曰乘鳧舟
兮爲水嬉臨芳洲兮拔雲芝樂以忘戚游以卒時窮
夜爲日畢歲爲期此蓋宴居之浩麗子豈能從我而
處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若乃白商素節月既授衣天凝地閉風厲霜
飛柔條夕勁密葉晨稀將因氣以效殺臨金郊而講
師爾乃列輕武整戎剛建雲髦啟雄芒駕紅陽之飛
鸞驟唐公之鷩鶴屯羽隊於外林縱輕翼於中荒爾
乃布飛羅張修罨陵黃岑挂青巒畫長壑以爲限帶
流溪以爲關叩鉦數校舉麾旌獲殼金機馳鳴鏑剪
剛豪落勁翮連騎競驚駢武齊轍翕忽揮霍雲迴風
列聲動響飛形移景發舉戈林竦揮鋒電滅仰傾雲
巢俯殫地穴乃有圓文之玃斑題之從鼓鬣風生怒
目電睽口齧霜仞足撥飛鋒甌林蹶石扣跋幽叢於

是飛黃奮銳賁石逞伎蹙封豨僨馮豕拉魁虬挫獬
廌勾爪摧鋸牙捍瀾漫狼藉傾榛倒壑殞齒挂山僵
踣掩澤藪爲毛林隰爲丹薄於是撒圍頓罔卷旆收
鳶虞人數獸林衡計鮮論最犒勤息馬韜弦肴駟連
鑣酒駕方軒千鍾電醕萬燧星繁陵阜霑流膏谿谷
厭芳烟歡極樂殫迴節而旋此亦田游之壯觀子豈
能從我而爲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楚之陽劍歐冶所營邪谿之鋌赤山之精銷
踰羊頭鑊越鍛成乃鍊乃鑠萬辟千灌豐隆奮椎飛
廉扇炭神器化成陽文陰縵流綺星連浮彩豔發光

如散電質如耀雪霜鏘水凝冰刃露潔形冠豪曹名
珍巨闕指鄭則三軍白首麾晉則千里流血豈徒水
截蛟鴻陸灑奔駟斷浮翮以爲工絕重里而稱利云
爾而已哉若其靈寶則舒辟無方奇鋒異模形震薛
燭光駭風胡價兼三鄉聲貴二都或馳名傾秦或夜
飛去吳是以功冠萬載威曜無窮揮之者無前擁之
者身雄可以從服九國橫制八戎爪牙景附函夏承
風此蓋希世之神兵子豈能從我而服之乎公子曰
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天驥之駿逸態超越稟氣靈淵受精皎月
睇黑照玄彩紺發沫如渾紅汗如振血秦青不能識
其衆尺方堙不能覩其若滅爾乃巾雲軒踐朝霧越
春衢整秋御蚪蝸螭騰麟超龍翥望山載奔視林載
赴氣盛怒發星飛電駭志陵九州勢越四海影不及
形塵不暇起浮箭未移再踐千里爾乃踰天垠越地
隔過汗漫之所不游躡章亥之所未跡陽鳥爲之頓
羽夸父爲之投策斯蓋天下之僞乘子能從我而御
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大梁之黍瓊山之禾唐稷播其根農帝嘗其
華爾乃六禽殊珍四膳異肴窮海之錯極陸之毛伊

公爨鼎庖子揮刀味重九沸和兼勺藥晨晷露鵠霜
鷄黃雀園按星亂方丈華錯封熊之蟠翰音之跖鷄
髀猩脣髦殘象白靈淵之龜菜黃之鮐丹穴之鷄玄
豹之胎燁以秋橙醅以春梅接以商王之箸承以帝
辛之杯范公之鱗出自九溪頰尾丹鰓紫翼青髻爾
乃命支離飛霜鏹紅肌綺散素膚雪落婁子之毫不
能廁其細秋蟬之翼不足擬其薄繁肴旣闕亦有寒
羞商山之果漢臯之棗析龍眼之房剖椰子之殼芳
旨萬選承意代奏乃有荆南烏程豫北竹葉浮蟻星
沸飛華蒨接玄石嘗其味儀氏進其法傾壘一朝可

以流酒千日單醪投川可使三軍告捷斯神人之所
歆羨觀聽之所煒曄也子豈能強起而御之乎公子
曰耽爽口之饌甘腊毒之味服腐腸之藥御亾國之
器雖子大夫之所榮故亦吾人之所畏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蓋有晉之融皇風也金華啟徵大人有作繼
明代照配天光宅其基德也隆於姬公之處岐其垂
仁也富乎有殷之在亳南箕之風不能暢其化離畢
之雲無以豐其澤皇道煥炳帝載緝熙道氣以樂宣
德以詩教清於雲官之世治穆乎鳥紀之時王猷四
塞函夏謚宇丹冥投烽青徼釋警却馬於糞車之轅

文府河... 卷四
銘德於昆吾之鼎羣氓反素時文載郁耕父推畔漁
豎讓陸樵夫耻危冠之飾輿臺笑短後之服六合時
邕巍巍蕩蕩玄齧巷歌黃髮擊壤解羲皇之繩錯陶
唐之象若乃華裔之夷流荒之貊語不傳於輶軒地
不被乎正朔莫不駿奔稽顙委質重譯于時昆蛟感
惠無思不擾苑戲九尾之禽囿捷三足之鳥鳴鳳在
林夥於黃帝之園有龍游淵盈於孔甲之沼萬物烟
煨天地交泰義懷靡內化感無外林無被褐山無韋
帶皆象刻於百工兆發乎靈蔡縉紳濟濟軒冕藹藹
功與造化爭流德與二儀比大言未終公子蹶然而

興曰鄙夫固陋守此狂狷蓋理有毀之而爭寶之訟
解言有怒之而齊王之疾痊向子誘我以聾耳之樂
棲我以蔀家之屋田游馳蕩利刃駿足既老氏之攸
戒非吾人之所欲故靡得而應子至聞皇風載躔時
聖道淳舉實爲秋摘藻爲春下有可封之民上有大
哉之君余雖不敏請尋後塵

七激

傅武仲

徒華公子託病幽處游心於玄妙清思乎黃老於是
玄通子聞而往屬曰僕聞君子當世而光迹因時以
舒志必將銘勒功勳懸著隆高今公子削迹藏體當
年陸沉變度易趣違拂雅心挾六經之指守偏塞之
術意亦有所蔽與何圖身之謬也僕將爲公子論天
下之至妙列耳目之通好原情心之性理綜道德之
彌奧豈欲聞之乎公子曰僕雖不敏固願聞之

玄通子曰洪梧幽生生於遐荒陽春後榮涉秋先彫
晨飈飛礫孫禽相求積雪泚泚中夏不流於是乃使

夫遊官失勢窮擯之士泳溺水越炎火窮林薄歷隱
深三秋乃獲斷之高岑梓匠摹度擬以斧斤然後背
洞壑臨絕谿聽迅波望層崖太師奏操榮期清歌歌
曰陟景山兮採芳苓哀不慘傷樂不流聲彈羽躍水
叩角奮榮沉微玄穆感物寤靈此亦天下之妙音也
子能強起而聽之乎

玄通子曰單極滋味嘉旨之膳芻豢常珍庶羞異饌
涔養之魚膾其鯉魴分毫之割纖如髮芒散如絕穀
積如委紅殊芳異味厥和不同既食日晏乃進夫雍
州之梨出於麗陰下生正隰上託桂林甘露潤其葉

醴泉漸其根脆不抗齒在口流浦握之摧沮批之離
坼可以解煩悁悅心意子能強起而食之乎

玄通子曰驥騮之乘龍驤超攄騰虛鳥踊莫能執御
於是乃使王良理轡操以術教踐路促節機登颺驅
前不可先後不可追踰埃絕影倏忽若飛日不轉曜
窮遠旋歸此蓋天下之駿馬子能強起而乘之乎

玄通子曰三時旣逝季冬暮歲玄冥終統庶卉零悴
王在靈囿講戎簡旅於是駟驥騮乘輕軒麾旄旗鳴
八鸞陳衆車于廣隰散列騎乎平原屬還網以彌野
連尉羅以營山部曲周匝風動雲旋合團促陣禽獸

駭殫什不暇起窮不及旋擊不待刃骨解肉離摧牙
碎首分其文皮流血丹野羽毛翳田於是下蘭臯臨
流泉觀通谷望景山酌旨酒割芳鮮此天下之至娛
也子能強起而觀之乎

玄通子曰當館侈飾洞房華屋楹桶雕藻文以朱綠
曾臺百仞臨望博見俯視雲露騁目窮觀園藪平夷
沼池漫衍禽獸羣交芳草華蔓於是賓友所歡近覽
從容詹公沉餌蒲且飛紅綸不虛出天不徒降投鉤
必獲控弦加雙俯盡深潛仰殫輕翼日移怠倦然後
燕息列觴酌醴妖靡侍側被華文曳綾縠弭隋珠佩

琚玉紅顏呈素蛾眉不畫脣不拖朱髮不加澤升龍
舟浮華池紆迴翳而永望鏡形影於玄流偏滔滔以
南北似漢女之神遊笑比目之雙躍樂偏禽之匹嬉
此亦天下之至歡也子能強起而與之遊乎

玄通子曰漢之盛世存乎永平太和協暢萬機穆清
於是羣俊學士雲集辟雍含詠聖術文質發矇達犧
農之妙旨昭虞夏之典墳遵孔氏之憲則投顏閔之
高迹推義窮類靡不博觀光潤嘉美世宗其言公子
瞿然而興曰至乎主得聖道天基允臧明哲用思君
子所常自知沉溺久蔽不悟請誦斯語仰子法度

七辯

張衡

無爲先生祖述列仙背世絕俗唯誦道篇形虛年衰
志猶不遷於是七辯謀焉曰無爲先生淹在幽隅藏
聲隱景刻迹窮居抑其不韙盍往辯諸乃階而就之
虛然子曰樂國之都設爲閑館工輪制匠譎詭煥爛
重屋百層連閣周漫應門鏘鏘華闕雙建彫蟲彤綠
蝟虹蜿蜒於是彈比翼落鷗黃加雙鷁經鴛鴦然後
擢雲舫觀中流奉芙蓉集芳洲縱文身搏潛鱗探水
玉拔瓊根收明月之照曜玩赤瑕之璘幽此宮室之
麗也子盍歸而處之乎



雕華子曰玄清白醴蒲萄醲醢嘉肴雜醢三鸞七菹
荔支黃甘寒梨韓榛沙錫石蜜遠國儲珍於是乃有
芻豢膾牲麋麇豹胎飛鳧棲鷺養之以時審其齊和
適其辛酸芳以薑椒拂以桂蘭會稽之菰與野之梁
珍羞雜選灼爍芳香此滋味之麗也子盍歸而食之
乎

安存子曰淮南清歌燕餘材舞列乎前堂通奏代序
結鄭衛之遺風揚流哇而激楚鞀鼓吹笙竽籟應律
金石合奏妖冶邀會觀者交日衣解忘帶於是樂中
日晚移卽昏庭美人妖服變曲爲清改賦新詞轉歌

流聲此音樂之麗也子盍歸而聽諸

闕丘子曰西施之徒姿容修嫵弱顏回植妍夸閒暇
形似削成腰如束素淑性窈窕秀色美豔鬢髮玄髻
光可以鑒靨輔巧笑清眸流盼皓齒朱唇的爍粲練
於是紅華曼理遺芳酷烈侍夕先生同茲宴穠假明
蘭燈指圖觀列蟬綿宜愧天紹紆折此女色之麗也
子盍歸而從之

空桐子曰交趾緇絺筒中之紵京城阿縞譬之蟬羽
製爲時服以適寒暑駟秀騏之駁駿載軫獵之輜車
建采虹之長旃系雌霓而爲旗逸駭颺於青丘超廣

漢而永逝此輿服之麗也子盍歸而乘之

依衛子曰若夫赤松王喬羨門安期噓吸沆瀣飲醴
茹芝駕應龍戴行雲桴弱水越炎氛覽八極度天垠
上游紫宮下棲崑崙此神仙之麗也子盍行而求之
先生乃興而言曰吁美哉吾子之誨穆如清風啟乃
嘉猷寔慰我心矯然傾首邪睨玄圃軒臂矯翼將飛
未舉

髣無子曰在我聖皇躬勞至思參天兩地匪怠厥司
率由舊章遵彼前謀正邪理謬靡有所疑旁窺八索
仰鏡三墳講禮習樂儀則彬彬是以英人底林不賞

而勸學而不厭教而不倦於是二八之儁列乎帝庭
揆事施教地平天成然後建明堂而班辟雍和邦國
而悅遠人化明如日下應如神漢雖舊邦其政惟新
而先生乃翻然迴面曰君子一言於是觀智先民有
言談何容易予雖蒙蔽不敏指趣敬授教命不敢是
務

七徵

陸機

玄虛子耽性冲素察容玄泊棄時俗而弗徇甘漁釣
於一壑乃有通微大夫怨皇居之失寶傷鴻誓之後
聞策玄黃於榛險憑穴崑而放言

通微大夫曰奇膳玉食窮滋致豐簡犧羽族考牲毛
宗俯出沉鮪仰落歸鴻剖柔胎於孕豹宰潛肝乎參
龍拾朝陽之遺卵納丹穴之飛鳳神哉奇稔嘉禾之
穗含滋發馨素頰玉銳灼若皓雪之頰玄雲皎若明
珠之積緇匱素蟣踊而灑灑滋芬溢而相徽味雖濃
而弗爽氣既惠而復奇介景福於眉壽裕温克乎齊

聖子能饗之乎

通微大夫曰豐屋華殿奇構磊落萬宇雲覆千楹林
錯仰綏瑰木俯積瑛石敷延袤之廣廡矯凌霄之高
閣秀清暉乎雲表騰藻蔭之奕奕珍觀清榭岳立連
行雲階飛陛仰陟穹蒼聳浮柱而虬立施飛檐以龍
翔回房旋室綴珠襲玉圖畫神仙延祐承福懸闥高
達張廊廻屬於是登漸臺理俊音鏡玄泚望長林逐
狡獸弋輕禽覽壯藝以悅觀聆和樂而怡心子能居
之乎

通微大夫曰金石諧而齊響埴篔協而和鳴於是才

人進羽籥玄弁被藻襲俯縈領以鴻歸仰矯首而鶴
立激長歌於丹唇發鏗鏘乎柔木合清商以絕節揮
流徵而赴曲奏商荆之高歎詠易水之清角爾乃觀
蛾眉之羣麗容旣都而又閑矯纖腰以逐節頓皓足
於鼓盤舒妍暉以妖韶若陵危之未安

通微大夫曰蓋聞洙北有唐采之思淇上有送予之
歎關雎以寤寐爲戚溱洧以詭浪爲歡若夫妖嬪豔
女蒐羣擢俊穆藻儀於令表茂當年之柔嫚整妍規
之約綽體每變而增閑秀紅蕤其愉愉若餘頰之可
食若夫靈畧潛祖顏退羽觴升清琴厲音清明以宣

誠流微睇而授愛纖手揮而鳴佩鏗華衿被則芳塵
萃子其納之乎

通微大夫曰塗有殊而一致業有殊而名約各因姿
以效績期寄響於天人也孰與顯奇蹤於萬邦撫六
轡而高遊瞰八宇以攄眇齊清風乎諸侯言成否泰
氣作溫涼弭侵畧於強暴綜墜紀乎危邦子豈不願
斯之雍容乎

通微大夫曰明主應期撫民以德配仁風於黃唐齊
威靈乎宸極彙倫聿序庶績咸乂盪流風於雍俗給
民乎齊泰是以玄靈感而表應嘉神繁而畢覲舞

唐庭之來儀鳴岐陽之鸞鷟應天監之休命荷神聽
之介福然聖主達特盈之寶術寤經國之在賢各畢
榮於分局期贊化於大鈞吾子豈不欲縻好爵於天
宇顯列業乎帝臣歟玄虛子作而言曰甚哉鄙人之
惑也猶窮繩自逸於井幹憑河盜本於黃川欽至論
敷蔽衽謹聞命於王孫

文府滑稽卷之四

終

五府沙利 卷四

七十一

